

走好交流路 架设友谊桥

凌石

10月13日至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柬埔寨和孟加拉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柬埔寨和孟加拉国留学生得知后欢欣鼓舞，纷纷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他们的激动之情。笔者联系到了几名留学生，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各自学习汉语的体会、对与中国合作的愿景。

学习汉语，爱上中国

张于峰通过柬埔寨教育部和中国政府合作设立的奖学金来到中国学习，今年已经是他在清华大学留学的第5个年头了。他和伙伴们求知若渴。除了学习汉语，他们念完了大学本科，现在又在不同的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想当初，大家都是只经过一年的强化学习就初步掌握了这门和母语完全不同的语言。当笔者问起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好汉语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因为我们对汉语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张于峰介绍说，他们小时候的课本上就有介绍中柬两国友谊的内容，他们也是看着译制版的《西游记》《还珠格格》长大的。自从踏上中国这片他们一直心向往之的土地，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越来越深。

正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安旭说着一口流利、标准的汉语。读大学的时候，他曾参观过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举办的春节庙会。那时，他就

许下了一个愿望：学汉语，去中国。大学毕业后，安旭进入达卡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跟随中方汉语教师学习。超强的语言天赋让他很快就克服了汉语和孟加拉语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困难。一年后，他就已经可以教身边的小朋友说汉语了。随后他通过了考试，成功申请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北语学习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安旭的好友大山也来自孟加拉国，他说自己从小就有个“中国梦”，最喜欢的动物就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少年时的他曾来中国旅游，不仅亲眼见到了可爱的大熊猫，还被中国形形色色的传统和现代建筑深深地吸引了。2011年，大山进入北京语言大学，经过一年的汉语培训，他到吉林省北华大学读本科。大山说：“正是因为喜欢，所以我学汉语从来没有感觉难，在轻松愉快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学会了，我特别爱听中文歌，对我学汉语很有帮助。”在校读书时，外貌英俊的大山表现活跃，曾多次在晚会上献唱中文歌曲。现在，他正在一家中国企业实习。休假时，他喜欢到各地旅行，体验中国不同城市的魅力。

像他们一样的柬埔寨、孟加拉国留学生还有很多。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了解中国，也在不同的契机下与汉语结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柬埔寨、孟加拉国留学生通过奖学金来到中国学习。这正是中国和柬埔寨、孟加拉国之间合

作不断加强、交流不断扩大的结果。

互通往来，愉快合作

柬埔寨留学生帕克目前在南昌大学读大四，他决定毕业后回到柬埔寨自主创业，做中柬贸易。不约而同地，大山也表示想找一个合适的项目，亲身实践中文合作。目前，拥有华为或小米品牌的手机在孟加拉国年轻人中甚为时尚，而中国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公共汽车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孟加拉国的行车道上。但相对于帕克要把中国商品引进到柬埔寨的想法，大山却更想把自己国家的商品出口到中国。“中孟之间的经贸合作涉及了不少领域，但大多数商品贸易是从中国流向孟加拉国的，孟加拉国向中国的出口还远远不够。”大山的兴趣就在于服装制造。他希望能把孟加拉国独特的服饰文化推广到中国和世界。

受柬埔寨政府委派到中国地质大学学习的吴天是一名公务员。他工作的部门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石油矿产开发方面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通过在中国的学习，他不仅对矿产经济更加熟悉，还学到了不少发展地区经济的经验。参加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主办的“重走丝绸之路”夏令营时，吴天被沿途的中国各地的发展状况惊呆了：“中国这么大，怎么每一个地方都有办法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作为公务员，他主动地观察、学习各地政府的先进管理经验，决心带着这些经验回国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

和吴天一样，不少在柬埔寨和孟加拉国留学生都有报效祖国的理想——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就读的宋文和谢伟烈表示，要学好中国的造桥修路技术，积累经验，回到柬埔寨为国家建造更多、更好的基础设施；计算机专业的张于峰惊叹于中国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创新技术，计划把在线支付技术带回柬埔寨；而安旭则希望能回到孟加拉国教汉语，培养更多的汉语人才，为中孟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文化交流输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正如大山所说：“中国人热情、勤劳、忠诚又值得信任，我们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



大山在晚会上献唱中文歌曲。

感谢中国，友谊万岁

本月13日，帕克就把他的亲友发来的金边人民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的照片分享到了朋友圈。而张于峰、安旭更是分别和各自的朋友们在习主席到访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热议。“大家听说这个消息后热血沸腾，比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到访都要感到激动和亲切。”谢伟烈说。

作为在京柬埔寨留学生会主席的吴天表示：“我们要感谢中国政府和柬埔寨政府，正是因为两国的深情厚谊，才让我们有机会利用奖学金来中国学习深造，才让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中国的援助，才让双方更好地开展合作和交流。”

大山、安旭也表示，孟加拉国人民都非常喜欢中国，不仅希望中孟有更多的经济合作，还想在文化交流方面寻求更多的机会。他们希望中国和孟加拉国能在各个方面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欢迎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孟加拉国！

在与这些留学生交谈时，听到最多的话语就是“谢谢”“欢迎”和“喜欢中国”。他们为自己国家与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而骄傲，为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战略而鼓舞。他们纷纷表示，作为中柬、中孟之间交流与合作的使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架好这道光明的友谊之桥，并为能够投身其中而感到自豪。

海外中文教学在非汉语环境中开展教学，因而具有与国内教学不同的特点。对于生长在海外、刚刚启蒙的低龄儿童来说，学中文往往是家长的意愿，如果一味地对他们讲汉语联系着与祖籍国的关系、华裔子弟理应当学习中文等理由，孩子们既听不明白，也理解不了。而对于年龄稍大些的学生，这种学中文的理由，会很自然地让他们归之为说教，进而产生逆反心理，影响学习的正常进行。不少人在中文学校学了几年，学了忘了，忘了学了，翻来覆去地在入门阶段打转转，几年学下来，既不能读中文书，也不会写中文信，弄得学生厌倦，家长绝望，最终不得不放弃学中文。

要想避免这种情况，不妨从重视语言的工具属性这一点上动脑筋。毕竟绝大多数人学语言，是为了能把它当做工具使用。而语言的文化属性则可以融入日常教学中，润物细无声地进行。重要的是，只有让学生体会到所学的东西有用，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所以，海外中文教师，不妨在引导学生用中文上多下功夫。针对不同年龄、不同中文程度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项目。目的只有一个——学以致用。实际上，的确有不少老师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有的老师准备了不同形状的精美卡片，让学生把自己的穿戴名称，如上衣、围中等一一写在卡片上，把卡片用别针别在对应的衣物上，再让其他同学认领、取走和自己穿戴相同的卡片，在识字、写字的过程中融进了游戏的元素。有的老师要求每个学生来中文学校上学之前，给家长写一张留言条，字数不限，内容不限，哪怕只是简单的“妈妈，我去学校了”。有的家长用中文回复孩子的留言。这种以中文为媒介的家庭亲子互动成为坚持学习中文的促进力量。还有的老师让学生找英文报纸上的任意文章进行英汉互译，不会写的字可以标汉语拼音，也可以问老师或家长，让学生有了“翻译家”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总之，牢牢把握语言的工具属性，开动脑筋，创新形式，就可以帮助海外华裔子弟更好地坚持学习中文，并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在坚持学习且学有成效的同时，汉语的文化属性也会在不知不觉间渗入学生的心中。

点点滴滴

重视语言的工具属性

刘菲



张于峰（左一）和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柬埔寨小伙伴们。凌石摄

现在是一个发展的时代，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问题的时代。寻找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重新审视全球性问题，需要我们求同存异，携手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在我出生的威尔士，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个巨人把身体架于河面之上，化成一架桥梁，使自己的人民能够方便过河。这个传说成为我母校的校训——“欲成领袖，先成桥梁”。当今世界，我们只有建筑桥梁，互通有无，才能创造全人类更美好的未来。

沟通的桥梁既有思想上的，也有现实中的。卡尔·马克思——一个中英两国思想的重要连接纽带。他的纪念碑上镌刻着那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的著作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启迪思考，他的学说至今仍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马克思生前没有看到他曾经想象到的世界，但是他的著作以他所不可能预想到的方式，一直鼓舞着他从未到过的国家的人民。

我所执教的谢菲尔德大学的建立不仅依靠了政府和富人，还依靠了这座由工人、工匠和妇女建造的城。学校在筹建之初的海报上第一句话就是：“the University will be for the people”。这张海报曾经张贴在我们城市的工业区，工厂的工人们相信大学能够使他们的处境更好，他们希望能够更加健康，也希望他们“工人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捐出了一便士。

孔子学院——照亮彼此的一束光

凯思·博内特



中国的长城闻名于世，它是为保护人民修建的。但有时，保护人民的不是城墙，而是桥梁。如果我们不互相学习，就不能更好地为人的需求服务，因为我们需要彼此的洞察力和知识。

正是因为谢菲尔德大学积极开放的心态、主动寻求“桥梁”的意愿，所以早在2006年就同北京语言大学、南京大学一同搭建起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这座“桥梁”。孔子学院除了与教授汉语的学校合作以外，也致力于在我们共同面临的一系列巨大挑战上，建立中英两国工程师、科学家和企业界的相互了解，进而加深两国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理解。

借助孔子学院这座“桥梁”，仅在今年9月这一个月内谢菲尔德大学就参与了3项重要活动。参加了由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高层次、开放式、国际化科技创新论坛——2016年浦江创新论坛，我本人做了《携手应对共同的挑战》的主旨演讲；孔子学院选派的学生 Tomas Danielle 在论坛“中英之夜”上，与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合演舞台剧《楼台会》，为与会嘉宾献上一场视听盛宴。与上海航天局、上海交通大学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加强三方在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合作。与南京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签署工程领域学生交流协议，利用谢菲尔德大学在工程和企业教育方面的优势进行国际合作，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技能。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说明我们通过孔子学院这座“桥梁”密切了相互的合作，为我们的学校、学生创造机会，让他们共同参与应对全球挑战的项目，这些项目将会创造出新的产品和财富，并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孔子学院如同照亮彼此的一束光，让我们相互倾听、互相学习，这会使全人类、全世界受益。

（本文作者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校长、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英方理董事长）

一次失败的实验

徐雪松（16岁）

我小时候特别爱做实验。原因是我很好奇，想看实验的结果。但有时候实验却没有好结果。

我8岁时，我们一家搬到一所新房子。在这个大房子里，我有了更多做实验的空间。有一天，等到爸妈都不在家时，我终于有机会去做一个传统的实验。以前无聊时，我喜欢看科学之类的书上的实验。

这天，我想起醋和苏打粉的化学反应，所以好奇的我就想尝试一下。因

为我们一家爱吃镇江香醋，我用它来代替书上要求的白醋。我拿了一个玻璃瓶，往里加了香醋和苏打粉，然后盖上了瓶盖。接着，我听到了爆炸声，发现瓶子里的香醋和苏打粉的混合物都炸上了厨房天花板。爸爸发现之后并没有特别责备我，而是立刻开始清理天花板。

我从这件事上吸取了教训，因为直到今天，还能在我家厨房的天花板上看见镇江香醋的痕迹。

（寄自加拿大）



学中文，从反感到热爱

罗兰烁

我和黄情情约在一家小餐馆见面。

见面前，我只在微信聊天时听过她发来的语音，也只在朋友圈中看过她发的照片。从语音中，我能听出她的中文非常流畅，语音、语调不输给中国人，也经常看她用中文写出一天的感受，分享在微信朋友圈里，再附上和朋友的合影，照片上的她总是笑得非常灿烂。

等了一会儿之后，我一眼就看到迈进餐馆的她，披肩长发，黑色休闲服，干净利落，和我想象中一样。

从小时候起，中文就一直陪伴着她。餐桌上，她向我娓娓道来与中文的不解之缘。黄情情的父母对中文有着独特的情感，他们会讲中国南方方言，但是不会汉语普通话，掌握的中文知识也不多。所以，他们对女儿寄予厚望。

黄情情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文，最开始学的是繁体字。那时的她面对复杂的繁体字，看到的并不是中文的魅力，而是繁多的笔画和难写的笔顺。“当然，学了几年中文后，我也能体会到繁体字独特的魅力。但是在初学时，老师并没有激发出我对写汉字的兴趣，因为教学方式就是很粗暴地把着我的手，告诉

我：‘你必须这样写’，并且稍微出一点错他就骂我。对于这样的方式，我很反感，从反感老师，到反感中文。”

在黄情情7岁时，妈妈给她换了另一个中文补习班，这个补习班学的是中文简体字。她觉得简体字容易多了，而且补习班的老师也很有耐心，从一个字的横竖撇捺开始切入，在黑板上细心地教他们如何书写。从那个时候起，她对中文开始有了兴趣。

2008年底，黄情情有可能会参加孔子学院组织的夏令营来到北京。在跟其他营员交流的过程中，她发现许多人都有着教中文的经历。“那时我觉得，我会中文，那我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别人、去教中文呢？于是2009年1月刚回国，我就开始寻找教中文的机会。”她还记得她第一次教中文是在一个不算很正式的“家庭式补习班”，她担任助教。助教的工资较低，但是她说：“负责安排工作的人觉得我年轻，在教中文方面没有经验，就让我当助教。可我不在乎是否是主讲，也不在乎给多少钱，我在乎的是经验。这是我在教中文道路上的一个起点，有了这个起点，以后我可以沿着这条道路慢慢地发展。”

有了这份工作经验，之后她应聘到一个正式的中文补习班执教。除了中文，这个补习班还开设有其他课程。“初到这个补习班教书，我还是高中生，这边开出的工资对于我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并且，在这个补习班工作的同时，我还教妈妈朋友的孩子学中文，就这样持续了两三年。”

后来黄情情考入大学，父母建议她读会计专业，但是她觉得自己更喜欢中文，并不适合读会计专业。“所以我没有听取父母的建议，而是选择了中文系。进入大学后，我想，现在我已经是在中文系的学生了，在中文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应该换一个正式的、专业的中文学校工作。之后我就开始找这样的学校，并且通过了面试，开始在中文学校教书。那时我才感受到我是真正的汉语教师了，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

现在，黄情情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研究生，从最初讨厌中文，到逐渐喜欢中文；从自己学习中文，到教别人学习中文，她与中文结下不解之缘。采访结束时，她告诉我，希望自己毕业后继续从事中文教师的工作，让更多人能够通过学习中文了解中国。